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雍正劍俠圖 第六十一回 小豪傑九趕陳道常 大魔莊巧遇親娘舅

上部書中說到張方追趕陳道常，三皇觀大戰馬宗續，菩提寺寶闊、寶月二位高僧趕到。原來太原府東南七十里路，有座七星山後院寨。寨主叫反手托天金頂後院段國基，二寨主叫霹靂烈火火眼後院段國柱。哥兒倆一共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。大寨主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叫金粉蝶段士林，一個叫銀粉蝶段士賢。二寨主段國柱有一個兒子，排行第三，叫段士寶，人稱墨粉蝶。他們都娶妻生子了。二寨主還有一個老生女兒，名叫愛賢女段銀娘，文武全才，長得俊。因為這兩位還不滿足，打算約寶闊、寶月來七星山後院寨給兒子、女兒加工練武。另外請寶闊、寶月來，還有一點事兒。這點事兒雖很要緊，但暫時先不能提，等到了時候再說。

寶闊、寶月接到請帖以後，哥兒倆不便再在廟裡呆著了。這才帶著亮銀方便鏟跟鄧九公、雷大爺從廟裡出來，直奔山西了。一路上不快走，而是遊山玩水。白天走天氣炎熱，夜晚走倒涼爽。今天他們二位走到這個地方，發現前頭有人動手，老哥兒倆知道，前頭不是靈佑三皇觀麼？三皇觀的觀主浮雲仙長馬宗續，是個老半大的人了，在他的廟外跟誰動手呢？越走越近，看真了，是和兩個小孩兒動手。那邊也有兩個四五十歲的人。浮雲仙長馬宗續正跟一個小孩兒動手。老哥兒倆很不以為然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馬道友，深夜之間你與何人動手？」

張方看出了這兩個和尚是好人，把三稜凹面呂祖錐這麼一別，趕緊過來一躬到地：「二位前輩，認識我嗎？」那個老和尚一想：你這麼年輕，我怎麼能認識？」哦，小施主，你是誰呀？」「我家住在鎮江瓜州張家莊，我爹是風流俠鐵扇仙張鼎張子美，我叫病太歲張方。提起我父子來名聲並不高，提起我的老師來，祖居在廣東龍門縣清源山寒風島祥慈觀，他是觀主，三清教掌教的道門門長，複姓歐陽單字名修。」「彌陀佛！少俠客，失敬失敬！你父親張老劍客就是當代的英豪，將門出虎子。你的老師是武林道的前輩，受後人敬仰。少俠客，你這是幹什麼呢？」「您可別提了！您瞧這姓馬的老道，外飾溫柔之貌，內藏虎狼之心。您瞧那兩位：一個是保定府行刺的要犯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一個是鎮江府十八條命案的主凶採花羽士陳道常。我跟我師哥夏九齡。他是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海川的弟子，萬歲爺親封的隨行衛員，他是官人，捉拿的是這倆賊。沒想到馬宗續他不但不幫助我們拿賊，而且還要袒護！大師父哎，您要是好人，給幫幫忙兒！您可留神，他可會兔子刨沙！」寶闊一聽：「嘿，少俠客，貧僧專管人間不平事！」「那可好極啦，瞧您的啦！」寶闊伸手把方便鏟交給了寶月。

降龍羅漢寶闊邁步往前走，來到馬宗續身邊，合掌打問：「彌陀佛，馬道友，咱們可都有菩薩保佑！你挽發為道，身在三清，出家人講究『無為』二字，你我都應當清靜無為。這兩人既是國家的要犯，馬道友，你為什麼袒護他們呢？」馬宗續無理，就講不下來了。他沒法往外推：「無量佛！寶闊師兄，你我風馬牛不相及，河水不犯井水，你歸依三寶，我挽發為道，咱們是兩碼事。至於貧道為什麼要掩護這兩個人，也與你無關。以我說咱們多年交情，可別抓破了臉兒！你們兩位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去！這裡的事情我們是事有在。」「不！道路不平旁人鑊。我們二人管的就是閒事！人家少俠客張方所說的，難道有假麼？」「無量佛！沒假。」「既是沒假，你就不應當袒護惡人！」「大師父，依我說，你趁早別管！」「不，貧僧非管不可！」

「無量佛！如果說，高僧你非要管不可，山人也與你見個高低！」「哈哈！不是貧僧說大話，你那一點能耐叫『飛塵野馬』呀！好吧，你使軍刀也好，你使拳腳也好，你請過來，我就空著手奉陪！」「無量佛！」馬宗續往前一趕步，左手劍訣一晃，「喇」一下，劍走「秋風掃敗葉」，奔脖項上就來了。

大和尚寶闊縮頸藏頭往下一矮身兒，左腳在地上當軸兒，「喇」就是一掃堂腿，照著浮雲仙長馬宗續的腰眼上「騰」地一腳，就把馬宗續給踢出一溜滾兒去。張方高興：「打得好！老雜毛，讓你跟驢似的，你給我滾一個！」老道「鯉魚打挺」起來：「無量佛——！寶闊，你真乃大膽！」就往前這麼一湊和，腳尖一點地，「喇」地一下，照著和尚的面門就打。老和尚一甩臉，「好！」一個蛋沒打上，左腳的蛋又起來了。「留神！大師父，他可會兔子刨沙！」和尚寶闊這麼一瞧：「哈哈！馬宗續你班門弄斧！」就見和尚往下這麼一矮身兒，他蹲下了。他兩隻手抓這沙土，一抖腕子「啪啪」也甩過去了。

馬宗續這手叫「足能化塵」，就是用腳把這沙土化起來打人。大和尚寶闊會打土標。馬宗續這手功夫，要走在山地上就不行了，山地上土帶不起來。

可人家和尚走到哪兒都成，因為他手上有鷹爪力，山地也能抓起一塊來打你，沙土窩也一樣，打出這沙團兒來大得多，這個五指一插，往下一攢。兩個人手腳齊忙，塵沙蕩起。

正這時候，南邊有一片樹林，樹林裡有人念佛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」聲音宏亮。張方納悶：「哎呀嘿！怎麼今個兒個又鬧老道又鬧和尚呵？」大家伙兒抬頭看，打樹林裡走出一個老和尚來，這個老和尚的年歲可顯得太大了：中等身材，雙肩抱攏，猿背蜂腰，身上穿黃僧袍，卡白護領條絨繩，黃中交兒，黃雲緞子僧鞋，白綾的高腰襪子，十分講究；空著雙手，脖子上掛著一百零八顆素珠，頰下一部銀鬚，飄蕩在前胸，不散不亂；鍍光瓦亮的頭頂一溜三行，九塊受戒的香疤。背插著一個馬尾蠅刷兒，理著鬚鬚。原來是嵩山少林寺的方丈，賽達摩元修長老。嵩山少林寺在武林中，可是被人敬仰的地方。據說達摩老祖來到中國，渡江在嵩山面壁十九年，才傳下了武藝，才有了少林寺這個門戶。前任嵩山少林寺方丈一圓僧普靜大師，就是王十古年輕的時候進嵩山，教給他人骨鞭和鞭圖的那位老和尚。

一圓僧普靜年歲太大了，可他看了看手下的弟子，所謂兩堂八院，八院三十二位院主，十二大弟子裡頭要說夠當方丈的，他知道都不夠格兒。這樣，他外請來的賽達摩元修長老當了方丈。人家元修長老武術也好，經文也好，德性也好。到了少林寺以後，頗受眾弟子的歡迎。自從賽達摩元修入主嵩山少林寺以後，辦了很多的事，威信更高了。就在這時候，鐵扇寺的兩位和尚：紫面伽藍佛濟慈、鐵面伽藍佛濟源。他們兩個在鐵扇寺九月九重陽會上，濟源被老俠於成給打吐血，王爺罰他們到少林寺學禮三年。兩位和尚就來到嵩山少林寺，把亞然和尚寫的這封信呈交給賽達摩元修。賽達摩元修並不小看鐵扇寺，因為鐵扇寺也是武林聚匯的地方，也有幾百年的歷史。這樣，把所有的院主和各齋戒堂的老師父們都請在一起，和濟慈、濟源見面，咱們就不細提了。濟慈、濟源深受賽達摩元修的垂青，有什麼事兒都跟濟慈、濟源商量。他們本來是好人哪，人家給賽達摩元修出謀劃策，治理的嵩山少林寺越來越好，就保舉他們兩人為戒堂老師。濟慈、濟源在嵩山少林寺當了戒堂老師，賽達摩元修就能騰出一些時間，離開少林寺，訪問一些舊日賓朋。這次他打嵩山少林寺下來，直奔山西地面，打算訪一些出家的高僧。

今天晚上走到這裡，他發現前面有人動手。借著月亮的光華才看出來，這有不少的人。賽達摩一看有寶闊、寶月，心想這是兩位很有名的和尚，怎麼在這裡呢？他這才在樹林裡念佛。馬俊、陳道常一聽撒腿就跑。馬俊、陳道常一跑，張方急啦：「師哥哎！甬管和和尚打老道，老道打和尚，咱們趕緊抓賊吧！」回頭喊道：「陳道常你哪兒跑！」夏九齡腳底下攢勁，也追趕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順著靈佑三皇觀可就往西來了。也搭著夏天，青紗帳起，障眼地方太多。病太歲張方可急了眼：「陳道常哎，上天我趕到你靈霄寶殿，下水我趕到你水晶宮！你上哪兒跑哇？！」張方這通追呵！「小子，我瞧你往哪兒跑？」這一來不要緊，夏九齡把馬俊追到什麼地方不知道了。張方把陳道常追沒了。他扳著手指頭一算，都第五次追趕陳道常了。

張方是又渴又餓又勞累。往前趕，前面有一個小村兒，路南有幾棵大樹，樹下頭，有個茶攤。一個老頭正拿著一把破芭蕉扇在那兒搗火兒呢。張方來了：「哎喲，我說掌櫃的，給我弄碗水兒喝吧，我實在太渴啦！」茶館掌櫃的道：「少爺，您得等一會兒，我這水沒開呢！」張方點頭，心裡在想：自打靈佑三皇觀追趕採花羽士陳道常直到現在，師哥到什麼地方，自己也不知道哇。陳道常跑到哪兒也不知道。張方正想著哪，只見陳道常由東往西邊奔這小村兒來了。嘿！陳道常！得了，張方往下一伸腿兒，拿起一個荊荊子筐來把自己扣上了，睜著兩個小圓眼睛往外瞧：「小子，這可該著啊！」

採花羽士陳道常一邊逃跑，一邊想：無量佛！我逃到山西地面，你從鎮江追來，看來我們是今世冤家，來生的對頭啊！陳道常又渴又餓，一見有茶攤兒，急道：「你給我沏一碗茶吧！山人我很口渴。」掌櫃的示意他坐下道：「您等一會兒，說話這水就開。還有一位少爺呢！」

陳道常是驚弓之鳥，漏網之魚，他能不害怕嗎！一聽說有位少爺，忙往四外看。張方一抖荊苜筐兒，往起這麼一蹦：「陳道常哎——」陳道常撒腿就跑，「噌」地一下腳底下用力，往北一溜煙兒下去了。張方跳起來就追。

直追了一天。天色晚了，眼前出現一座小破廟。張方想：我到這廟裡頭忍會兒吧，我實在太困了。吃也吃不好，喝也喝不好，我可受不了啦！張方啞啞歪斜地往前走，到了這破山門進去了。一看這北大殿神像前邊有張供桌，他把這桌圍子拿下來，抖抖浮土。桌子面上倒挺乾淨，張方一腿上了桌子，拿這桌圍子一卷當枕頭，往那兒一躺，大腿壓著二腿，臉兒衝上一合眼，就要睡著。心說：我怎麼能睡呢？我要剛睡著，陳道常來了可怎麼辦呢？得啦！

我往這桌子下邊睡去。他從桌子上下來，把那桌圍子墊在底下，張方鑽到供桌底下睡去了。躺下就要著哇，剛一迷糊。「無量佛——」採花羽士陳道常進來了。

陳道常實在叫張方給追昏了頭。走道兒都不行啦，站到那兒，就合眼睡覺了。抬頭一看，眼前一座小破廟，得了，我進去歇會吧！他從外邊進來，走到供桌這裡，拿手這麼一抹，好！說真的，一點兒土沒有。老道飛身形上了桌子就躺下了。張方您別看有能耐，有計謀，經驗還差。他一著急由打桌底下上來啦。「陳道常哎——」這一喊，差點沒把陳道常嚇死！「噌」地一下，縱出去，出了破廟沒命地狂奔。「小子！你哪兒跑！」張方在後面玩命地追。就這一夜，都沒閒著。直到天光閃亮，前頭髮現了一個墳圈兒。就聽這墳圈兒裡頭有點打呼的聲音，張方走過來這麼一找，在墳頭後面坐著一個。

仔細一瞧：敢情多臂童子夏九齡追趕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也追得夠嗆！躺到這兒就著了。「嘿，師哥哎，」張方一喊：「您在這睡覺哇？我在道邊上都聽見您的呼嚕聲啦。這還行？萬一碰到馬俊、陳道常，您還有命麼？！看起來，您是富生富長，沒受什麼熬煎。」「你說得一點也不假！師弟，我是這麼追趕紅毛禿頭狸子馬俊來到這裡。師弟，你怎麼樣啊？」「呵！別提啦。我碰上他兩次，可都沒捉住他。」「那咱們現在怎麼辦哪？」張方說：「得了！咱們先找一個地方吃點喝點，然後再去睡覺。您睡覺我尋風，我睡覺您尋風。」

「師弟，這主意不錯！咱們走吧。」

直走到天光放亮，眼前出現了一個小村兒。進村口往北邊兒，風吹酒旗「撲嚕嚕」地響，三角旗有字叫「王家酒店」。路北柵欄兒門三間房，東西各一間廂房，院裡頭掃得很乾淨。哥兒倆就進來了，一直來到上房。挑簾進來，過堂風很涼快，屋裡也很乾淨，有幾張桌兒。酒館掌櫃的正在一張桌上收拾東西。「掌櫃的？」掌櫃的一回頭兒：「哎喲！您看看，剛走了二位，你們二位又來了。快坐下，坐下！」夏九齡聽這話就不走腦子。張方是善於動腦子的，問：「剛走了二位嗎？」「小爺，您坐下，我這不拾掇傢伙麼！」

剛才來了一位，周圍有點紅毛不多，銜光刷亮一個大禿子。他身上沒包袱兒，只是腰裡別著這麼一根……我也叫不上名來的。噢！小時候聽說書哇，說的是大宋朝五鼠鬧東京，有一位翻江鼠蔣平蔣四老爺使的那個傢伙。」「那叫三楞蛾眉刺！」「哎，對對對！」「噢，還有誰呀？」「還有一位道爺。」

張方一聽，得！紅毛禿頭狸子馬俊和採花羽士陳道常跑這兒來了。

原來馬俊叫夏九齡追得夠嗆，躲躲閃閃來到這個小村莊兒。一看風垂旗兒，這是個酒館。實在太餓了，他走了進去。老掌櫃的一瞧：「哎喲，這位爺台，您喝酒呵？」「呵，您給我打二兩酒來。」「您吃點什麼菜呀？咱們這兒都是現成的：有五香花生豆兒，還有幾個老醃雞子兒。」他一樣一樣全給端上來了。馬俊一瞧：這幾個雞子全都裂了，裡面全黑了！「這雞子還能吃嗎？」「什麼話！我這拿出來有好幾個月了。您別看這樣兒，雖然裂了，我是天天兒擦。」「這管什麼事兒啊？擦就管事兒？得！我就喝乾兒吧。」

二兩酒喝完了，就問：「老掌櫃的，多少錢哪？」「哈哈，八百錢。」真是一個大錢，憋倒英雄漢哪！馬俊身上一個子兒沒有，說：「老爺子，我身上一個子兒沒有帶。」老頭心說：今個可倒霉了！大清早起來頭一號兒遇見一個蒙喝的，一分錢沒有。說：「哎，你這個人可特別，陰天下雨不知道，腰裡有錢沒錢不知道啊？沒錢你跑這兒喝酒來？」「掌櫃的，這……我是又乏又困，又渴又餓，我喝您二兩酒不要緊。這麼辦吧！我把這個給您。」伸手把那純鋼的蛾眉刺拿出來：「買這個得二十多兩銀子，先押您這兒，明天我就來贖！」馬俊一想：晚上我做號買賣，偷倆兒錢來，明天就可以贖回來。

「不！我不要這家什。這是殺人的兇器，我要這幹嘛？再說八百錢的酒您都拿不起呀？！」「我只有這大衫兒了，要不我把這脫下來押給您……」「那更不成了！喝我二兩酒就扒您的衣服哪？傳揚出去我們這買賣還做不做了？不瞞您說，我這酒沒人來買，誰也不上我這兒喝來。我就應給幾個大戶，人家到時候來要酒，我就給家送去。一個月也能賺個三兩五兩，有吃夠花的，要您大褂幹什麼？」「那您看怎麼辦？我給您這東西算倆錢兒不成，我扒大褂您也不乾，我酒已然喝了，要不我給您叩頭……」「您給我叩頭！可這……」

正在這時，簾子板「叭噠」一響，進來一個人。馬俊嚇了一哆嗦，他怕夏九齡、張方追他們來了。還好，進來的是採花羽士陳道常：「無量佛——，馬大哥！」老掌櫃一看，心說：這道爺一定有錢，肋下配著寶劍，也像那麼回事兒似的。「道爺您來了。」「您快來吧，賢弟。我這喝他二兩酒正沒轍呢！」「不要緊！掌櫃的，您多給我們燙點酒，多給我們拿幾樣菜來。」「菜就別拿了，咱們就乾喝酒吧，他這兒的菜沒法吃。」酒熱好端來了，倆人喝著酒，細問來因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當院裡有人說話：「掌櫃的，今天家裡來客人啦！一會兒中午給我們送五十斤酒去。」「嘩」一挑簾子，馬俊抬頭一看：「哎喲！賢弟！」「喲！馬大哥啊！」趕緊過來叩頭。陳道常一看這人：大個兒，寬肩膀兒，一身兒藍，煞著絨繩兒，八尺多高！四方一張大臉，短脖梗兒，有點炸腮幫兒，花兒絞的眉毛，怪目圓翻，絹帕纏頭。過來給馬俊行禮：「兄弟，請起請起！」馬俊一轉臉兒：「不認識吧？我給你們介紹介紹。這是我的兄弟，少莊主小喪門袁玉。這是我的朋友採花羽士陳道常。」

小喪門袁玉一瞧他這模樣兒，一聽他這外號兒，就知道他不怎麼樣。「噢喲！陳道兄。你們二位怎麼到這兒來了？」「唉！別提了。」把自己的事情前前後後這麼一說。「你看我喝二兩酒，我都給不起錢！」「得了，別給了。掌櫃的，記著給我們送酒去。」「行了！少莊主爺我給您送去。」小喪門袁玉掏出銀子來：「一共多少錢？連我哥哥他們的酒錢，這一塊兒算了。」算完帳，小喪門袁玉說：「走吧，到我那兒喝去。」馬俊、陳道常跟著袁玉走了。老頭見他們三人出去了，一吐舌頭：「好懸哪！他們認識。」這才歸置傢伙，沒想到這邊張方和夏九齡又來了。

老頭才說了一句：「剛走了那麼倆，你們兩位又來了。」張方問：「這兩個人上哪去了？」「您不知道，由我這小店出去，一直往正南八里地，有個村子叫大魔莊。兩位莊主爺，大爺叫花面魔王袁金標，小喪門袁玉是大莊主的兒子。二爺叫鐵面魔王袁金豹。他們家大業大，驛馬成群。少莊主叫我送酒，一會兒我還得給送去！」張方拉著夏九齡轉身形就出來了。

兩人出了屋。「告訴你師兄，到我姥姥家門口了。我來的時候，我媽還給我交待過。」「師弟呀，你怎麼知道是到了姥姥家門口了？」「我一聽大魔莊。在大魔莊往東北走四里，就是尚家台我姥姥家。往西南走四里地，有個石家鎮，我有個大伯父在那兒住。行了！行了！哥兒倆先找個地方……上袁家墳兒。」「你怎麼知道袁家墳兒？」「唉，小時候我舅舅就帶我去玩兒。這大魔莊又叫袁家墳兒。知道啦？」小兒倆腳底下攢勁，來到正南八里的大魔莊。

大魔莊的街道十分整齊。當中東西一條長街，南北的店舖坐買坐賣，人煙稠密，什麼店都有。街上還沒什麼人，走到西面路口，張方拿手一指：「這就是魔鬼頭的家！」好闊的房子：豁亮的大門，上下馬石一邊四顆，龍爪槐樹，磨磚對縫的牆，過街的影

壁，東面的走馬門！還真講究！哥兒倆看完了，就往東了。出村口不遠，一大片樹林，樹林裡頭有花瓦子牆。「師哥，就是這兒！這就是袁家墳兒。」哥兒倆越牆而過。鑽過草地，走到明堂，可就乾淨多了。北面有幾個大墳頭，正居中這祖墳前頭，有個石頭供桌，跟一個放大的石頭凳一樣，供桌上頭擺著石頭的五供蠟扦兒。張方全給扒拉下去，擰了擰挺乾淨。周圍還有墳頭，還有圍牆。「師哥，您在這呆會兒，可別睡著了！我買東西去。」「可得買點能解渴的，解餓的，再弄點酒最好！」「放心，我全給您辦來。」張方躍花瓦子牆出去，穿樹林，一直往西，進了大魔莊的東口。就這麼會兒工夫，街上這人也多起來，街上的人見到張方都要看他。

張方來到燒餅鋪：「掌櫃的，給我四十個燒餅。」「新打的，您給錢，您拿走。您有傢伙嗎？」「我沒傢伙。」「沒傢伙您怎麼拿走？」「您給我找根繩兒，把燒餅都串上，我往脖子上一套。您瞧這好不好？」「少爺，您這主意不錯！」掌櫃的叫伙計找根乾淨的繩兒，把燒餅個個兒中間捅一眼兒，穿好給了張方。張方交了錢，把這四十個燒餅往後脖梗兒上一套，跟那和尚的素珠似的。走在街上，有人瞧見就樂：「嘻嘻，瞧這小孩，嘿！脖子上掛著四十個燒餅，這叫什麼事啊！」張方溜溜達達再往前走，發現了個醬牛肉鋪：「掌櫃的，您給我切四斤醬牛肉。」「行啊，少爺。啊！您拿什麼傢伙拿著啊？」「您給我包好用繩一係，我往脖子上一套。」「好！」用長繩一係，張方往脖子上又一掛。再往前走，就是山貨鋪，賣日用雜品什麼的。人家掌櫃的伙計一瞧他脖子上掛著燒餅，問：「少爺，您買點什麼？」張方看著一種東西，覺得新鮮，就是男人用的便壺，上頭有個圓窟窿眼兒。「掌櫃的，你們這便壺是不是新的？」「咳！少爺您這叫什麼話。我們這兒怎麼能賣陳貨呀？」「多少錢一個？」「六百錢。」「唔，要倆哪？」「一吊二。」

張方給了一吊二百錢：「您給我挑倆不漏的，再給我試試，涮乾淨了。」人家讓小徒弟給涮好。張方聞了聞，一點味兒都沒有。又跟人家買了一根繩，往兜裡一掖。把這兩把尿壺提拉著，由雜貨鋪出來。走在街上，人們看著新鮮：「怎麼回事兒？大清早起來了，你這小孩子提著兩把大尿壺幹什麼？」

張方就奔了酒鋪。「掌櫃的，給我來壺酒！」他把夜壺往櫃檯上一擱。掌櫃的一瞧：「你這個小娃子怎麼這麼壞呀！哪有用夜壺盛酒的？你這夜壺往俺這櫃上一放，人家的酒壺還往上放不放啊！」「掌櫃的別著急呀，我打酒也一樣給錢。」「你給錢也不成啊！不是我們做買賣的不和氣，你拿個夜壺放在櫃上！快拿下去！！」「我這夜壺是剛從山貨鋪買出來的。」「那也不行啊！」「湊合著點吧。我們路過你們賣寶地，想喝，沒東西盛。」「那、那就賣你一壺吧！小娃子，到後面給他打一壺去。」小伙計提拉著夜壺走了，給他打了一壺。張方給了錢，提拉著一壺酒，就出來奔了茶鋪。茶鋪裡有下葉子泡茶的，有打白開水的，一個跟著一個。張方把夜壺往鍋台上一擱：「掌櫃的，給我下一包葉子！」「嘿？你這小孩兒怎麼開玩笑？！咱這是茶鋪，你怎麼拿……唉！快拿走！快拿走！」「我這是新的。」「新的，也寒碜啊！」

別的買茶的也樂了，說：「新的也沒有使夜壺泡茶的呀！」「沒法子！咱是路過賣寶地，渴了。得了，您給下包葉子吧！」跟人家對付半天，算給下了包葉子，給他倒了壺茶。張方提著出來，用那根繩兒把倆夜壺這麼一拴，往肩膀上一搭，一個是涼的酒，一個是熱的茶，走到大街上。

打東口出來，腳底下攢勁，趕到了袁家墳。到了祖墳石頭大供桌前：「師哥，這……」「喲！我說你這算怎麼回事兒？」「怎麼啦？」「你，你怎麼弄兩把夜壺回來呀？」「新的！要不然拿什麼盛呀？喝完了一扔，這個便宜呀！」「唉！」「唉什麼，全來啦！這壺是酒，這壺是茶，這包是牛肉，還有這四十個燒餅。」他一樣一樣往大石供桌上放。兩人翻身上了石供桌，這些東西放當間兒，張方伸手把那夜壺茶拿起來了，嘴兒對嘴兒「吱嘍」一聲：「師哥，你喝！」夏九齡端過來，也嘴兒對嘴兒喝上了。喝了半壺，兩人不喝了。牛肉燒餅吃了足足一半。看起來兩人這幾天是真餓壞了。「師哥，您是太暈了！我給您擋著點風，您先睡吧。」夏九齡點了點頭：「師弟，你多受累了。」他找了棵大樹，找點葉子來鋪在底下，一會兒就睡著了。這一覺兒醒來，太陽就往西轉了。

疏疏落落，星月上升。哥兒倆再想喝茶是沒有了，又喝了幾口酒，然後把牛肉、燒餅一吃，把供桌上的東西都扔了，只有這半壺酒捨不得。「師哥，咱哥兒倆吃飽了，喝足了，稍做休息休息。今晚咱們大魔莊走一趟！」

夏九齡很佩服張方。「好哇，師弟，咱們不就是來拿賊人的麼！」二人稍事休息。初鼓已過，張方把渾身收拾了一下，九齡也把渾身收拾好，圍好了鏈子索。張方和夏九齡小哥兒倆打這墳地出來。夏九齡一躍過了花瓦牆。張方雙手捂著夜壺，腳下一點地，一長腰也過了花瓦牆。從樹林出來，銀河耿耿，玉露冷冷，草蟲鳴叫，燈火已熄，大魔莊的老百姓都睡了覺。街上除了三兩聲犬吠，任何聲音都聽不見了。小哥兒倆進了大魔莊，在北邊沿著牆根兒，溜溜達達往前走。

眨眼之間，過了十字街，來到了袁家的大門前。「就是這兒。」張方說。

小哥兒倆飛身起來，單胳膊肘倚牆頭兒。張方往下看，黑洞洞沒有人影兒。夏九齡扒拉一塊灰皮，「啪」地扔下去，也沒引出狗來。他一打手式，小哥兒倆翻身兒進來了。再往裡走，飛身形上房，躡縱跳躍，來到三道院的南房。打後坡上去，扒著中脊，往北頭看：這是個四合院，東、西廂房各三間，北房五間，南房五間。北房裡頭燈火明亮，從外頭借著燈光看得很清楚。

廊簷下站著三四個垂手而立的家人。屋裡頭八仙桌兩邊有張椅子，上首坐著位大身材，紅臉膛兒，臉上有一塊一塊的白圈兒癬，花白鬍子，花白的小辮兒，身上穿著一身銀灰，煞著絨繩兒，挽著袖面兒的老頭兒，很精神。下垂首這位大個兒，寬肩膀兒，八尺多高，巴斗大的腦袋，黑滲滲的臉膛兒，連鬚絡腮的花白鬍子，花白剪子股的小辮兒，花兒絞的眉毛，怪目圓翻，大蒜頭鼻子，大嘴叉兒，一雙薄片耳朵，穿著一身藍，挽著袖面兒在這兒坐著。

這兩人就是大魔莊的莊主。上垂首那位，花面魔王袁金標，下垂首這位是鐵面魔王袁金豹。在袁金豹的肩下坐著個大個兒，就是小喪門袁玉，長得很寒碜。挨著上垂首袁金標坐著的就是紅毛禿頭獅子馬俊和採花羽士陳道常。

他們喝酒的這個小村兒叫三家店。那酒店的老掌櫃的姓王。這次小喪門到三家店來買酒，巧遇陳道常他們。小喪門袁玉才把他們引到家中。

進大門奔裡走來到客廳。馬俊見了兩位叔叔行禮。袁金標問道：「哎喲！賢姪快起來。我那老哥哥馬老義士怎麼沒來呀？」「我們爺們在保定府行刺賊官年羹堯未曾得手，我們在風雲莊分手了。我往這邊兒來，夏九齡一直追趕，追到此地。我跟袁大兄弟碰見了，才來面見二位老人家！」「賢姪，只管在大魔莊住下，只要不聲張出去沒事。這位呢？」「他姓陳，叫陳道常，也是我的一個朋友。」袁金標、袁金豹一看他的臉色，就知道他不是好人。

得了！既是馬俊帶來的，就別再問了，照樣款待。

晚上，都在客廳這裡坐著。袁金標說：「馬賢姪，你和陳道友到我家來了，好好地住著，引不來外人。你們也不要往哪裡去，也不要往村口去溜達。好好在這兒住著！」正在這時候，張方跟夏九齡可就到了。

張方這個人聰明，袁氏弟兄是武林道上了不起的人，就憑咱哥兒倆的能耐，拿不住賊人。便道：「師哥，看見沒有？這是大魔鬼頭，那是二魔鬼頭，賊人可全都在这兒呢！您跟著兄弟我先出去。」「幹什麼？」「咱們得設法請高人，就咱們倆可不成！」夏九齡年輕氣盛：「師弟，你這叫什麼話呀？有道是：『禍到臨頭須放膽』。咱們哥兒倆出來是拿賊人，見到賊卻不拿，難道說我們膽怯怕死嗎？！」夏九齡說到這兒，一拔腰兒站起來，抖丹田一聲喝喊：「呔！大魔莊賊人聽真，紅毛禿頭獅子馬俊在保定府清苑縣行刺欽差大人，你們窩在家，還不出來受死，等待何時！」九齡說完了，一抹身就下去了。張方一聽，得！心說：九齡哥哥，我看你有點找癩子！

這大廳裡的燈「撲撲」全滅了，屋裡頭一片漆黑。一挑簾子，打裡面全出來了。爺兒五個：袁金標、袁金豹、袁玉、馬俊、陳道常，站在堂階下。

袁金標問：「什麼人？到老夫的家中擾鬧。來呀，看我的軍刀！」說話，有家人「嗆亮亮」抱過一對軍刀。夏九齡一瞧：這是護手雙鉤，三尺六寸長一個大鉤純鋼打制，這身子跟寶劍一樣，兩面是刃，到了護手這個地方，它有一個月牙兒形的峨眉棍子護住手，後頭是個寶劍尖。可人家袁氏這護手鉤後頭不是寶劍尖兒，是個魚尾巴，兩道鋒，這叫魚尾雙鋒鉤。大喝一聲：「你叫何名字？」「隨行衛員多臂童子夏九齡，賊人通名受死！」「問某家，乃大魔莊二莊主鐵面魔王袁金豹。娃娃大膽！竟敢來到某的家宅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！真是送死！」夏九齡往前趕步，「嘩啦啦」把亮銀鏈子掣瀾起來，直奔袁金豹的頂梁就砸。袁金豹跨左步，一閃身，右手鉤反腕子這麼一別，「嘩啞」一聲響，人家那護手鉤上下這麼一划圈兒，就把夏九齡的鏈子掣纏上了。左手鉤往回一帶，摘鉤撕掙，就這麼一掙，九齡閉眼等死。說真的，這一下能把腦袋給掙下來！袁金豹可沒有，只是臥腰一腳。

這一腳就把夏九齡踹出一溜滾兒去，腳尖一踏腰眼兒：「捆！」家人過來把他捆上了。九齡心說：「我怎麼這麼不爭氣！唉，風雲莊就來這麼一下子，那時候有師父搭救；現在有師父嗎？全憑這小師弟了！人家師弟不讓我動手，我逞什麼能呢？！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我的能耐就這個份兒上了，剛照面一下就趴下了。

袁金豹一看，把夏九齡捆好了，把這鏈子掣圍在身上，來到北房的台階下面。「下來！」他拿魚尾雙鋒鉤，往房上頭搭。張方站在中脊上，一晃這大幫子頭：「哎——好魔鬼頭！傷我的兄長。現有病太歲張方在此！」飛身形，捂著大夜壺就下來了。腳落實地，一伸手，把三楞凹面呂祖錐亮出來了：「你是二魔鬼頭吧？你認識小爺張方嗎？」一抖三楞凹面錐，照著袁金豹的胸前就紮過去了。袁金豹雙鉤往起一搭成十字，那雙鉤就把那凹面錐給鎖上了。「嘿！撒手！」張方一瞪眼：「我不撒手！」「噌」，袁金豹錯了。那大三楞凹面錐是後粗前細，你怎麼鎖也鎖不住哇。張方奪出來：「好你個魔鬼頭！」輪起來三楞凹面呂祖錐就砸。袁金豹一合步，雙鋒鉤往下一震，張方這三楞凹面錐就撒了手啦，「嗆啞！」落在地上。張方一調臉兒，「噌」地一下拔腰上南房了。「小畜生，你往哪裡走！」袁金豹腳尖一點地，長腰也上了南房。張方扭頭往下一看：這魔鬼頭也蹦上來啦！現在他是手無寸鐵。

這麼一著急，把夜壺抄起來了：「著法寶！」袁金豹的腦袋都過了房簷兒了，張方照他腦袋上「咣」地砸過去。這夜壺砸上問題不大，要命的是尿壺裡的酒往下一流，把袁金豹眼睛給淹了。「咕嚕」就從房上掉下來，把地都砸了一個坑。於是張方飛身形躍後坡，長腰跳越，離開袁宅。

張方出離了大魔莊的東口，再往東，借著月光進了袁家墳兒。躍過了花瓦子牆來到祖墳前頭，一騙腿兒上了供桌。臉兒衝著南，兩條腿兒拉著坐在那兒：「哎喲！可完啦！」張方思緒萬千，真沒想到，原指望跟師哥一起，拿住採花羽士陳道常、馬俊立點功勞，幫著我的師叔、師哥們下四川。事情完了，論功行賞，我得個一官半職，也可以蔭子封妻，耀祖宗光了。沒想到，自己的時運不濟，大魔莊師哥被擒。師哥跟賊人水火不同爐，忠奸不並立，看來活不了啦！如果賊人把師哥夏九齡這麼一宰，我的官兒哪做去呀？他越想越難受，就哭起來。張方哭得還真是夠悲慘的！誰聽見也得跟著掉眼淚。

哭著哭著一想：「你哭什麼？！沒出息！遇見這麼一點小事你就沒轍了。這大丈夫的眼淚絕不輕彈！哪能隨便掉淚呀？再說，我那三楞凹面呂祖錐雖然被打掉了，這也不算什麼。我還有三支邁門弩，六支棗核鏢。我是三清教掌門歐陽爺的弟子、少劍客爺，難道說我連兩個賊都拿不住？我拿邁門弩進去，魔鬼頭一個一個全甬活！把我師哥一救，完了事兒拿住馬俊、陳道常，把陳道常送往鎮江，給死難者報仇。我跟年大人下四川，照樣將來能做高官，能得厚祿，顯耀門庭！哈哈！」嘿，小細脖子往上這麼一晃悠，就樂上了，越樂越高興：「啊？我還樂呢！有這工夫兒，師哥夏九齡都叫人宰啦！」他想著想著，心裡一煩，他又哭上了。一陣哭，一陣樂，不覺得兩隻腳脖子叫人攔住了。一拉他，張方一個狗吃屎，「呱噠！」扔地上了。「哎喲！這是誰呀？把我從供桌上給攔下來！」他折起身一瞧：「喲！我眼前這是誰呀？」

黑暗裡站著一個人，三十歲掛零兒，細條的身材，形神瀟灑，個個不群。這是誰呢？原來是他親娘舅，銀鉤太保尚義尚二爺。上面說過，大魔莊東北四里地，就是張方他姥姥家。姥姥、姥爺全沒有了，只有舅舅、舅媽在。

那麼尚二爺這麼晚了，怎麼來到這裡？原來他在石家鎮教了個女徒弟，白天沒工夫兒，得晚上教，這是教徒弟去。走到這兒，發現張方從村裡出來。

心說：這不是小方兒嗎？這小子十二年！我聽他爹說，他在廣東學藝回來了。怎麼到了我這家門口兒了，不來看看我？跑到大魔莊幹什麼去了？心裡想著，尚二爺就跟上了。再看張方坐在供桌上，哭一陣，笑一陣，喜怒無常，就想看個究竟？

這爺兒倆起小見面兒就鬧玩兒。尚二爺往這兒一站：「小方兒！你幹什麼？」「喲，舅舅！您好哇。」過來給舅舅叩頭。尚二爺一看，心說：這孩子長大了，知禮了。這樣兒說，我這舅舅倒有點不對了：「算了算了，叩什麼頭！你打哪來？」「我打家來。」

「你爸爸不是說你到廣東學藝去了嗎？」

「是呵！學出來啦。」「學多少年？」「您還不知道？連前帶後十二年哪。」

三支邁門弩，六支棗核鏢，一支三楞凹面呂祖錐打遍天下無敵！舅舅，你服不服？你要不服氣，嘿！咱爺兒倆比划比划。」

「好好好！你有能耐。這大黑天兒，你跑到大魔莊來幹什麼？你怎麼不回家啊？你又不是不認得。」「唉！舅舅，是這麼回事，我回到家中，就趕上張開、李豹出事，他們是鎮江府裡的班頭，可那兒出了十八條命案。孩子我有這身能耐，身為少劍客我不能不管。我這麼一訪案，在金山寺訪著了。我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趕陳道常，我把陳道常趕到這兒來了。走到靈佑三皇觀，碰到我師哥多臂童子夏九齡，我師哥是我叔叔鎮八方紫面崑崙俠童林童海川的弟子，他現在是隨行衛員，奉聖命保欽差大人查辦四川。要說我叔叔童林的事兒，您大概也有個耳聞。」「我倒是聽你大爺提過，他是個新出世的人物，頭下南七省請國寶，兩次杭州播。敢情跟你爸爸是好朋友！」「沒得說！那說一不二。還告訴您，他是王府的教習，沾著王爺的勢。有點大事小情兒的，一句話，過得去！」「你先甬吹！你這個人還是免不了你小時候的毛病。」「你提這幹什麼！我們拿的是保定府行刺的要犯紅毛禿頭狸子馬俊。拿來拿去，他們跑到大魔莊袁金標、袁金豹這兒來了。我們今天晚上去了。我師哥夏九齡，唉！一個不留神叫人拿住了。我當場一動手，還真不含糊，我的三楞凹面呂祖錐叫袁金豹給打掉了。我上房跑出來了。唉！怎麼說呢，我是驚一陣喜一陣，怪難過的！」

「哦，是這麼回事兒。」「可不是麼！舅舅，我可是舅舅，來到姥姥家門口兒，外甥可叫人欺負了，這事兒你說怎麼辦吧？要不咱爺兒倆就玩兒命！」

「哈哈，你寒碜不寒碜哪？還要跟我玩兒命！」「那沒法子，誰叫我在你家門口栽了跟頭呢！我大老遠地來叫人給揍了，你這當舅舅的不管，多差勁哪！」

「嘿，你呀甬跟我耍貧嘴，從小時就滿嘴沒實話！」「舅舅，外甥這回都是實話。我都急死啦，您給管一管吧！」二爺一想：「得啦，不就袁金鏢嗎？我去就是。」

銀鉤太保尚義年輕氣盛，讓外甥張方在這裡等著。躍花瓦子牆出來，就進村兒了。尚二爺這麼想：我外甥在我家門口兒叫你們給欺負了，那怎麼成？

我可不能不乾哪！尚二爺溜溜達達，來至袁家門口兒。袁氏兄弟一楞，趕緊跑出來迎接：「喲，尚義士爺，弟兄有禮了！」尚義挺衝：「二位，大晚晌兒的，我來找找二位，是有點事情提提。」「哦，義士爺，有什麼事兒呵？」

尚二爺一指馬俊、陳道常：「這二位是誰呀？」「您要問，都是我兒子的朋友，紅毛禿頭狸子馬俊，採花羽士陳道常。」

「噢，剛才我碰到我的外甥張方，大概齊你們也知道他。他父親是鎮江瓜州風流俠鐵扇仙張鼎，是我的姐夫，也是我死去的先父的得意門生。這次張方和夏九齡捉拿的是馬俊、陳道常。這個陳道常是鎮江府十八條命案的正凶，殺害少婦長女。袁金標，你們大魔莊可不能容留這種人！馬俊在清苑縣行刺奉旨的欽差，是國家的要犯。」

你們把隨行衛員夏九齡給捉住了，把我外甥的軍刃也給打掉了。我到這兒來跟你們二位見個面兒，把夏九齡給我放出來，把三楞凹面呂祖錐給我拿出來！

把馬俊、陳道常給我捆上！咱們吶，還是好朋友。」袁金標聽完了，說：「這個，尚義士，按理說，你說得不錯！你怎麼說，我們就應該怎麼辦。陳道常是什麼人，我們哥兒倆不知道。沒想到您比我們知道的還詳細。這麼辦吧，明天清晨，我們兄弟二人親自把夏九齡給送到您府上。同時，我們也把這兩個人捆上，一並送去。你看，容半宿好不好？」「那可不成！一會兒都不能容！」鐵面魔王袁金豹聽完勃然大怒：「尚義！我們哥兒倆拿你高看，想不到你說話這麼不講理。難道說我弟兄二人懼怕於你？看我的軍刃！」「哈哈，袁金豹，好吧，你說到這兒了，咱們亮傢伙試試吧！」

尚二爺一伸手，把包袱皮兒打開，往腰上一圍，「嚓」一聲響，把亮銀護手鉤亮出來了。袁金豹魚尾雙鋒鉤左右一分：「來吧！姓尚的！」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銀鉤太保尚義心裡有底兒：你們哥兒倆跳多高、蹦多遠，我明白呀。你們兩人過來，都不是個兒！尚二爺雙手一分鉤：「袁金豹你進招吧！」

袁金豹往上一趕步，魚尾雙鋒鉤這麼往前一板，這叫「搬鉤獻月」。大月牙子衝上，鉤衝後，這兩個魚尾衝前，對準尚二爺的前胸，「唰」地就來了。尚二爺左手鉤一橫，月牙子往上一頂，右手鉤一帶，「唰」！「仙人解帶」，對準袁金豹的腰眼就攆來。袁金豹腳尖一點地，長腰起來，雙鉤走上盤。尚二爺雙鉤走底盤，二個人四條鉤並舉，打了起來。銀鉤太保尚義知道自己十八趟鉤，比他們袁家的鉤強得多。一動上手，尚二爺一看心說：「壞了！我這鉤丟了。」原來袁家這魚尾雙鋒鉤，遠遠不如尚家台的十八趟形鉤，什麼時候動手，什麼時候臥下。袁金標、袁金豹這麼一看，麻煩了。這怎麼辦哪？他手下有個徒弟，姓張叫張玉，這個小孩兒很聰明。他說：「師傅，現在只有一個辦法，到尚家去偷鉤。」「怎麼個偷法呵？」「只要弟子我可頭頂門生貼兒，給尚均衡尚老英雄叩頭拜師。三節兩壽，可得多給他送禮。」

這樣買動了老英雄，等他把十八趟形鉤都教給我，我回來之後，再教給你們哥兒倆。你們二位是高人，把他的鉤招拿過來一穿，咱們的鉤招可就比他們的鉤招強了！」袁金標、袁金豹一聽，這主意不錯。張玉頭頂門生帖兒，就來到了尚家台兒。老英雄尚均衡把十八趟形鉤，三年的時間都教給張玉了。

他一點、一點都教給袁金標、袁金豹。他倆把十八趟形鉤和自己的十二趟魚尾鉤這麼一磕，磕出二十四趟魚尾雙鋒鉤來。今天尚二爺這麼一瞧呵，鉤丟了，贏不了人家啦！結果，他這麼一楞神兒，叫袁金豹「啪」地一鉤，打掉了單支亮銀鉤。尚二爺一長腰出去，臉兒一紅：「袁金豹！別打了。我輸了，我走！」他剛一出門，人家「咣啷」就把門關上了。

尚二爺往東看，拿著單支鉤，越想越後悔：「我們家的鉤招怎會丟了呢？唉！低著腦袋往東來。剛到東口兒，對面有人喊：「舅舅，怎麼樣啊？」尚二爺一抬頭，見是自己的外甥張方。張方在袁家墳兒呆不住了，出了墳院往村口兒走，見舅舅低著頭，出來問：「舅舅，怎樣呵？」「唉！回去說去。」

二人進了墳院，尚二爺把一支鉤，往供桌上一放，如此這般，這麼這麼地一說：「回去讓你舅母給你弄點飯吃，先休息休息。我請人去！」「請誰去？」

「唉，也不好請。我只好去石家鎮請你大爺。」噢，張方明白了：他要去請神掌地佛仙石寶魁。爺兒倆商量好，張方出樹林，繞走大魔莊。請出石老俠，寶槍打二魔，掌震三尺鬼！